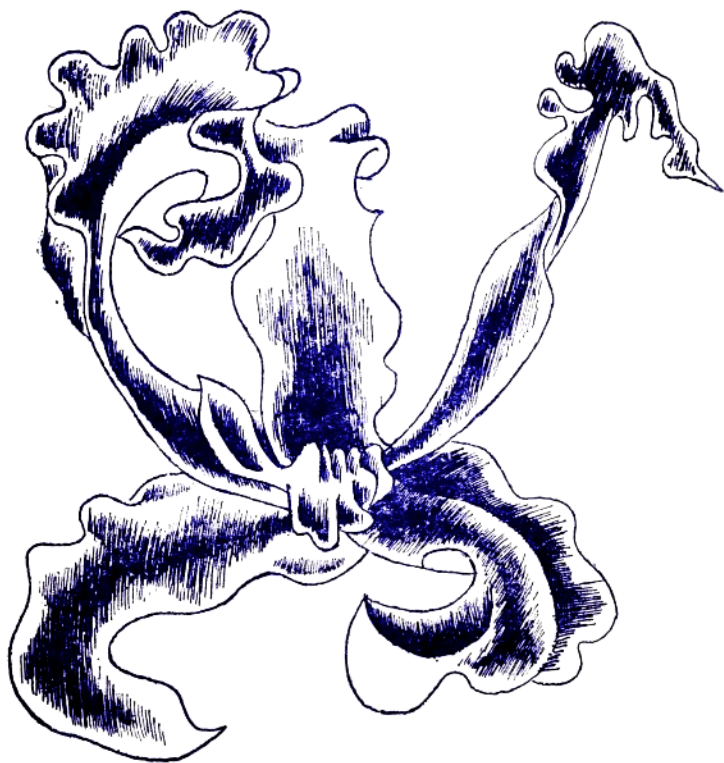


印象与独白



孟晓云 著

前 言

我国新闻界兴盛繁荣的标志之一，是大批中青年记者崭露头角。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海内外读者奉献上这束中国新闻界的新葩——《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先后于50、60以及70年代跨进新闻行列。无须把“新星”之类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相当不年轻了。

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新气息：这里面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脚步；这里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对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上的新的探索。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名记者。”既然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那么，就让我们为此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吧！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者，将是一种鼓励；

它对新闻工作的探求者，将是一种肯定；

它对新闻业务的交流，将是一个园地；

它对社会了解新闻界，将是一个窗口。

相信：中国的优秀记者，将如不尽的长江，滚滚而来。

相信：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仅会受到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欢迎，更会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没有比青春更珍贵的了

一粒砂，又一粒砂…………… 3

天空与大地之间…………… 18

圆…………… 38

勇敢者的日记…………… 46

她从小阁楼中来…………… 57

穿白大褂的小人物…………… 63

春城的一场暴风雪…………… 73

生命从十九岁开始…………… 81

迷人的二十岁…………… 87

早晨阴天并不一定是坏天气…………… 98

人生什色

胡杨泪…………… 113

没有写进去的故事…………… 129

我与胡杨泪…………… 139

矮矮的骆驼刺…………… 144

山村的呼唤…………… 149

《山村的呼唤》采访手记…………… 158

把阴影留在背后…………… 168

忘不了这颗心·····	178
大山的眷恋·····	186
印象与独白	
一个市委书记的独白·····	195
面对着时代的挑战·····	205
人间烟火·····	217
疾步走向岑巩·····	229
女人世界	
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	235
匆匆的脚步·····	254
女画家周思聪·····	258
最佳记者·····	264
愿人人都有这样一颗心·····	270
天南海北	
“北极村”漠河的冬至·····	281
我选择了冬天·····	282
五彩路·····	291
小巷深处·····	294
广州掠影·····	297
写我所感受和我所爱的·····	304
后记·····	317

没有比青春更珍贵的了



一粒砂，又一粒砂

一个记者，总是不断地渴求最新鲜的感受，哪怕是一点一滴，从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寻找流动的美、创造的美，和生命的壮丽。在重庆，我结识了金刚砂布厂的厂长苏玠和他的智囊团，这群三十上下的青年给予我的正是上述种种感受，虽然我们相处只有三天的时间。

每次采访过后，我总想趁激情还在，及时把捕捉到的新鲜事物传递给读者，生怕将那有光彩的生活淡忘了。而这一次，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我还能不能写出苏玠来呢？

记忆依旧那样清晰。

我是在电话里知道苏玠其人的。有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重庆市委书记王谦的秘书陈工。他说：“我建议你写写苏玠，三十四岁，比共和国年轻一岁，金刚砂布厂的厂长。他有个智囊团，是伙年轻人，他们搞了目标成本管理，最近又搞了五个通宵的联利浮动工资制。就是这几个改革者，在税务局门口等局长接见时，坐在冰冷的台阶上

睡着了。我看了心里真感动啊——什么？枯燥？不，跳出那些枯燥的数字，你会看到一群活生生的青年改革者——那么，说好了，明天你到税务局来吧。”

我在税务局看到苏玠。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青年，此刻正目光炯炯，讲解着联利浮动工资示意图、税上缴对照表、个人创利个人收入表……十八个图表，五个通宵，几万个数据，为的是请税务局长点个头。

在场的一屋子人，公司经理、二轻局总会计师、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税务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都表态赞同苏玠这个新的设想，税务二科的科长拿着电子计算机当场计算，说这种方式是科学的。最后税务局局长拍板了：“这样干风险大，甜头也大。”

苏玠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趁热打铁：“苏玠，想和你聊聊，行么？”“可以，但采访请不要超过三天。”苏玠的时间表里，三天太珍贵了。好，就三天。

第 一 天

上午。苏玠带着两个小伙子准点到达。一个叫粟和平，一个叫王建英，都是他的智囊团的核心人物。

“噢，你就是那个给陈工打电话的女记者，当时我们正在汇报最新管理方法呢，马拉松电话没完没了，我真想拿起电话来同你吵一架。”苏玠劈头就这样说。多有意思的开场白。

“搞了目标成本管理，市委领导接见后，我们这伙人欢喜之余感到压力很大，总觉得应该再做什么，搞了五个通宵，搞出一个‘联利浮动工资制’，这是一个新的探索。

“什么是联利工资制？简单点说，在确保国家利益逐年上升，单位产品成本工资含量不上升的前提下，将职工个人工资与工作成果相联，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利润相联，并上下浮动的一种新

的工资制。我当然要去找陈工，他是‘热线’。他说，你们和我讲是对牛弹琴，应该找税务局，得到他们的认可。可是凭我们几个，去税务局，需要在公司提前三天预约，一个办事员就把你打发了，根本见不着局长。陈工是‘催化剂’，一个电话，第二天就让我们见到了税务局杜局长。局长说，一个单位可以先干起来，你们把材料交给我，打印一下转给二轻局（主管局）、市劳动局研究一下再说。中国百姓就怕听领导讲‘研究’二字。我马上说：材料我们自己连夜打印，这周五我要出差，是否周五前能挤出时间开会研究？”

粟和平对我说：“苏玠根本不出差。”

苏玠调皮地挤挤眼睛，晃一下脑袋，表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略施计谋。王建英会心地笑了。

“记者同志，不知道你打算写什么，是消息，通讯，还是其它？”粟和平发问了。

“不知道，也许能写一篇报告文学。”

“我也很喜欢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中学时曾幻想过当作家呢。噢，我们的粟和平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写过小说，正在尝试着写报告文学……”

“我不行……”粟和平的脸一下子红了。

谈起文学，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谈到当今的蒋子龙、张洁，从《猎人笔记》谈到《长江三日》。

“三峡是美的。过了三峡，视野顿然开阔，又是一种美。”苏玠说。他仿佛有过一种很深的感受。

“你去过三峡么？”

“我是在三峡边上出生的。三峡是一首诗，美不胜收。长大以后乘船过了四次三峡，前三次我都把一座峰认作是神女峰，而去年又经过三峡，才发现神女峰原来是另一座。船经过那儿只是一瞬间，你要选好了位置和角度才能抓住它。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命运就是机遇，看你是否善于抓住它。”苏玠说这番话时带着一点伤感，同时有着一种自信。他用坦荡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粟和平与王建英，告诉我，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俩了解他的一切。

于是，他讲起自己命运的三部曲。

“第一个阶段是中小学。七岁前受当中学教师的父母的影响，对新中国怀着水晶般的心。小时候争强好胜，考了九十九分还撅嘴呢。打架打不赢，好几天脸拉得老长。中学时读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些热情、正直、不屈不挠的形象感染着我，那些戴鸭舌帽、穿大皮靴的建设者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中学有个大队辅导员，胸前戴着红领巾，走起路来腾腾腾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似乎对他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当时想，做人就要做辅导员这样的人。

“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到处都是武斗，戴鸭舌帽、穿皮靴子的形象完了。再看看我们那位辅导员，腰弯了，背驼了，象个老头子，当年的神气儿没有了。我流过许多纯真的泪水，但理想尚未破灭。我要去月耳山区插队了，朝天门送行的人，船上船下哭成一片，象是送葬。我没有哭，却有一些激动，心里哼着一支歌：‘大路的尽头仿佛向我招手，遥远的未来神秘地吸引着我……’。在农村的七百个日日夜夜，有欢乐也有苦恼，和伙伴们带着自制的烧鸭到水库看落日 and 波光，度过周末，真有说不出的快乐，但是看见农民在田埂上跳忠字舞，把领袖当做门神来供，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没度过长夜的人不知道人生，动乱年代我走向社会，从此懂得人生，心灵从水晶体变为复合体。用摄影师的话说，那是我的‘定格’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招工回城后，我们这些知青将要分散在沙坪坝区五十多个街道工厂，我被领到‘砂纸合作社’时，心咚咚地

跳，要当一个‘二等公民’了，苏玠这辈子完了。集体企业与国营企业比，工资级差差五元，工种补助粮少三斤，处处矮半截。车间破破烂烂，设备很陈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刚二十岁，是留下还是设法调走呢，考虑再三，还是留下了。人不是候鸟，天冷了就飞到温暖的地方。人总有起步的地方，总要有一个起点。就把小小的砂纸厂当作自己的起点吧，越是恶劣的环境越是能锻炼人。能不能成为戴鸭舌帽、穿大皮靴的建设者形象，要靠自己。

“我们有个伙伴人极聪明，可他总是调换工作，从运输厂调到服装厂，又从服装厂调到砂纸厂，后来又调走了。我常以他为镜子，我们不能当罗亭式的人物，虚无主义，总是对现实不满，永远不能起步，一事无成。干一番事业的欲望推动着我，人活在世上总要做点啥子；人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的贡献。幸好，在我一生中的最佳年龄赶上了黄金时代——改革的年代，这也算一个机遇吧。”苏玠侃侃而谈，上午在他的回忆中结束了。

下午。 栗和平来了。这位二十八岁的热情奔放的小伙子，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要对我讲讲苏玠。

“说起与苏玠相识，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在万县下过乡，喜欢写文章，《万县日报》登过我写的消息报道。我还搞过剧本。金刚砂布厂的老厂长很爱才，就把我从水泵厂要到砂布厂来了。开始苏玠和我互相看不惯，也许是青年人好强，彼此有一种戒备心理，但很快就沟通了。那时，苏玠是厂宣传队的队长，还兼独唱演员，王建英拉大提琴，我写个小剧本什么的，就这么着我们熟悉了。苏玠的精力真充沛，又组织了一个文学爱好者小组，晚上到他家去读小说，《艺海拾贝》、《加里宁论文学》、《牛虻》、《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成为我们议论的话题，就这么着，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是最爱挑苏玠毛病的，自喻为魏征。我们常在一起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次工资改革，我说可联税，苏玠说联利，吵到夜里两点，后来把税务所长叫来征求意见，他讲联税太复杂，才把我说服了。奇怪的是，每一次争辩都不会产生裂痕，反倒使我们更加亲近。苏玠有一种魅力，可以很快把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他生活的主旋律是开拓，有幽默含蓄的演讲风格，心地纯洁，从不向我们隐瞒真情，他的性格有点象《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爱发牢骚。我们常挨他的骂，但还是他的‘铁心豆瓣’。”

“苏玠叫人佩服。他把我们一个个送去学习，管这叫‘热补’，我现在在市团校学习，出来是大专学历，而苏玠有几次深造机会都放弃了，因为他放不下厂里这摊工作。这些年他一直坚持自学，给自己订了三门学科：政治经济学、工业会计学、文学。目标成本管理就是从会计学引伸出来的。税务所长评价苏玠的会计水平相当于一个助理会计师，我们厂一个会计师干了二十多年，算账有时算不赢苏玠。”

“苏玠一九七八年就提出工厂自销的问题，他要求走出重庆搞市场调查，厂里某领导认为他想游山逛水，苏玠也不和他顶撞。那时他还不是厂长，是工会干部，正好那个领导找他批一个困难补助，他批了，然后提出要出差搞市场调查，结果那领导同意了。苏玠一口气跑了七十多个县，几乎是一天一个，白天调查，晚上整理资料，从川西的乌尔康、渡口、大小凉山一直到川东。后来五金交电公司只买我们百分之二十的产品，剩下的自找出路。苏玠当厂长后成立了一个能征善战的销售部，去年销售量突破了四百万扎大关，除四川外，还远销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北、广西和国际市场，今年一季度生产是满负荷，供不应求。”

“改革不容易，总要有思想交锋的。就说厂党支部书记吧，他总看不惯苏玠，苏玠提出入党要求多年，就是不发展。苏玠提出要根据贡献大小发行政部门的奖金，差别要拉开，书记只同意

拉开两角钱，他认为差距大了不利于团结。看见我们这伙青年常到苏玠家聚会，也有气，说智囊团是小集团，拉宗派。我们几个对苏玠说，算了吧，到书记那儿说几句好话，别与我们来往了，不要影响你的前程。苏玠回答说：离开你们，离开厂子，我没有个人的前程。

“再说‘让利’吧，不要说书记为此僵持了很久，就连我们智囊团的人也想不通啊。苏玠比我们有远见，他拍板让利，薄利占领市场，大进大出，最后还是赢利，大家都心服了。苏玠为此事没少跑五金交电公司，与他们谈判、交涉，磨嘴皮子。这事一扯话就长了，晚上我还有课。我带来苏玠当厂长后的八个工作笔记本，你翻翻吧，也许有助于你对苏玠的了解。”

第二天

上午。

苍白瘦弱的王建英提前十五分钟到达。这是一个守时、忠诚而常被忽略的人。他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向我叙述着一切。

“记忆从四岁开始，家父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在农场病故。

‘反革命’家属的日子真难过。我的童年是在一间破草房中度过的。入团、当兵、招工，其间经历的波折和艰难可想而知。生活磨炼了我，却改变不了我的性格，别看我表面上很软弱，骨子里是任性的，自强的。我认定了对的，非要走下去不可，尽管中途会遭到种种阻碍……

“我庆幸自己来到金刚砂布厂，能与苏玠这样的人结识。由于长期得不到信任，我那时很消沉，总与大家保持一定距离，也不易被别人理解，而苏玠很快了解了我。他这人有一种吸引力，使你愿意接近他，向他掏出自己的心。苏玠当教师的父亲在‘文革’中也受过冲击，而他却一直乐观。和他接触，我得出结论，一个

人不论在逆境还是顺境，都应该热爱生活，认真生活。他有一句口头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只能说明他并不看重自己。我相信，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

“我开始改变了那种孤傲、淡漠的处世态度，走到群众中去。苏玠让我协助他制订承包的分配方案和考核办法。他对我说我们搞了十几年工业学大庆，评先进等等，花样不少，摸了一二十年的脉，才找到了一味药：经济承包。这味药在我们厂怎样下，先医什么，后治什么，什么是带有综合性的病，你去调查一下。

“这对我是一个新的课题。以往我在医务室、工会工作，对生产很不熟悉。于是我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学习，了解每道工序和每个人的特点，制订分配方案。

“我制订了生产、销售等部门的职责条例和分配方案，唯独行政部门和党支部不好订。我们不是党员，无法考核他们，但总要有个尺度——责任心和觉悟。你说他没上班吧，他天天坐在办公室；你说他不工作吧，他天天读报纸，他可以说，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不能不读报吧。改革就要治各种懒人的病。有个行政股长让我们给搬下来了，她说自己患了癌症，拿了一个医生的证明，行政办公会不开，半年不做事，每月还要四十元的定期补助。我调查了，根本不是癌症。于是苏玠向厂部建议，撤了她的职。

“苏玠心胸开阔，随便哪个厂的人来我厂参观都欢迎。可成都有家砂布厂不让人参观，把你打发到会议室，不让看车间的设备情况，也不让进实验室。搞封锁本身就是倒退。你超过我，我再超过你，才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开玩笑说厂里的销售员是‘小特务’，他们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苏玠每月要搞供应和销售的商情报告，综合全国二十几个厂家的情况。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同行业都不景气，我们却欣欣向荣，因为我们打开了局面，有固定的市场，我们的战略部署是稳定重庆，占领四川，逐鹿云贵，挤进西北、两广、两湖的市场。

“苏玠有时很粗暴。他常骂我们‘笨蛋’、‘草包’，恼火我们应该做到的而做不到，努一点力就能办到的就是不努那么一点力。他常说，我骂你们是让你们个个都能当经理，屁大的事都要请示我，没抓没搔的，没有主见，能力怎么提高？他对厂里其它人客客气气，唯独对我们骂骂咧咧，毫不留情。智囊团的人都了解他，他喜欢用这种方式向我们传递强烈鲜明的使命感。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常敲打他、监督他，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下午。从市政府招待所到金刚砂布厂，足足挤了一小时的汽车。栗和平陪我在各个车间转了一圈，傍晚，来到苏玠家。他的家斜对着工厂，只几步路。栗和平掏出钥匙，打开家门，象是到了自己家一样随便，“苏玠家的门对我们是敞开的，他这间客厅简直象个茶馆，每天都在喧闹声的包围中。我们常在这儿海聊，一聊就是大半夜。”

苏玠进来了，象一阵风，卷进来的还有几个陌生的年轻人。“刘之柱，生产调度，三十岁，待人和气，很有耐心，我们之中还没有这种性格的；沈世光，二十八岁，行政股负责人，是个‘怪人’，维修厂房时，是个砍‘砖脑壳’的，人家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工地，专攻建筑设计。新厂房、新宿舍的设计、规划，工程预决算，都是他一个人。别看此人其貌不扬，讨个老婆还挺漂亮……”苏玠一边介绍一边开玩笑。

“记者同志，对我家印象如何？”

“不错”，我真诚地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书柜里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还有那件瓷器——一只拱起背的牛。

“我很喜欢这头牛，它让人感到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美。”

“我爱人属牛，很遗憾，她今天不在家。”

“你喜欢谁的小说？”

“阿瑟·黑利的，他的小说我看到一本买一本。《大饭店》、

《汽车城》、《航空港》，从不同的侧面写美国，美国很值得研究。喏，这一本，霍华德·法斯特的《移民》也不错。“谈起文学，苏玠滔滔不绝。

苏玠一边谈文学，一边做饭。锅碗瓢盆叮当响。小伙子们这个切菜，那个洗菜，又炒又炸，热气腾腾。苏玠还一个劲地催着“快点！”苏玠连做饭都是快节奏的，象一阵旋风。不一会儿，把一盆盆菜“卷”上了长茶几：炒猪肝、炒黄鳝、豆花、凉拌笋丝、凉粉……

“苏玠，看不出你还有这么高的烹调技术。”

“他是公认的好丈夫、好父亲呢！”粟和平说。

正要开吃，进来一个小伙子。高鼻子，大眼睛，络腮胡子，很英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美男子周吉忠，年方二十八，水砂纸车间的主任。你看他现在象个人样，过去可是个‘山大王’，抢军帽，打群架，拘留过若干次呢。他认为我是正统派，他是‘滚龙派’，可我终于把他改变过来了。”周吉忠坐在沙发上，埋下眼睛，没有一句争辩，不知是出于对我的礼貌还是出于对苏玠的信任。

饭后，我和周吉忠聊了起来，我想知道苏玠是怎样征服他的。

“过去，我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自认为征服了人生的各个角落。后来，进砂布厂了，二十三岁，想重新做人，但不少人却对我不信任。我很苦闷，下班后，常抱着吉他坐在山坡上自弹自唱。苏玠把我拉去了，说：‘参加厂里组织的青年突击队吧’，我这种人也能参加突击队？我心里很冲动。突击队白天下了夜班，累得很。但我干着，干着，觉得开始了一种新生活，渐渐和过去告别了……”

粟和平又向我介绍了沈士光的情况。沈士光的父亲是搞建筑的，他本人也当过房建的临时工。苏玠发现小沈自己买了个小黑板，挂在家里，没事就画房子，搞计算。于是有一天，他对小沈